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案認爲新聞紙類

白河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第一卷 第四十三期

白河週刊
PE-HO WEEKLY

天津英租界義慶里廿九號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天津	法界

北平外交大樓內之盧山真面目

評經亨咸氏之學生李華

李華

鈕先銘

梅廷

一篇記實小說

讀者園地

笑痴來訊

北平外交大樓內之盧山真面目

注精術維文幹顧維鈞...等，連日往返京滬盧山間，本月十八號，忽乃聯袂飛平，同行者除宋財長之任務，一般無從揣測外，若汪維三氏之此行，據報界消息，不外(一)爲東北問題與調查團有所接洽。(二)關心北方局面，與張學良氏磋商李登要公。按此兩太題之下，本可包羅萬象，越出此兩大範圍，本無所謂要公，當亦無復大...作此衣裳之會。究竟是否另有細密節目，當事人既未言出諸口，外間自無以明其真象。然僅就二十號在外交大樓之汪維三...此行政治意味之濃厚，已概略於口角間。且曾氏於十九號語報界，謂：「北平原因，係張主任未出席盧山會議，故中央...院長親自來...商洽一切。」

原係軍委長召開，由各軍事首腦參加，所有討論，應不出軍事範圍，應不得涉及內政與外交問題。盧山會議之召集，儘可提交中政會公開討論可也。何必遽然擇地而閉，更何必軍人...乃係關於軍事行爲方面決定也。汪氏受命於盧山整個內容而北來...是否重在決定今後

冷語

問題者，蓋係打官腔耳！

以爲汪羅等壯哉此行，或將有利於政治問題之解決，中日關係或亦將因之而有轉機。於目前時局亦無若何影響，內政外交是否從此即有辦法？解除國難是否從此即有端倪？何則？其此行政治意味雖濃厚，然其思想，其見解，其主張，其目標，自九一八以至於今，其措施，當然亦缺乏變化。稍一檢其外交大權之談話，可知本刊立言，並非意氣的武斷，乃是理智的分斷。

汪精衛抵平後，曾在外交大樓對各報記者發表關於時局及外交之談話，記者界問及勸共部分，氏答稱：

一如共黨能共赴國難，中央自可停止軍事行動，殊不知共黨非但無同赴國難之意，且牽制抗日工作，上海軍事正酣之際，共黨政略正急……

事實真象如何？當時因無正確報告，則汪氏今日此言，是耶？非耶？均無從證明，若僅據汪氏片面之詞，則共黨禍國殃民之罪，誠萬死猶有餘辜，汪氏持其罪狀而大張撻伐，固不違乎情理。故汪氏主張勸共之理由，我輩甚爲同情，但汪氏又以勸共爲抗日之先決問題，實大錯而特錯，此爲我人始終不贊成之一點！

調整時局，必先治匪，况抗日乎？治匪之要，自不待言，然勸匪之難，在於政治上無辦法，政治上果有澈底辦法，根本無從有匪，政治如仍舊辦法，則今日肅清，何以保其明日不復滋蔓？前匪雖仆，後匪又繼，官軍奔命不暇，何日始爲結局？此其一。統一團結，是政治問題，政正難不能解決，要亦非至萬不得已之時，不可輕用兵力，而耗糜國賦，所謂一服其心而不服其力，窮其理而不折其辭，「自古奉爲安內持亂之上策。前此吳子玉不此之察，一味好功贖罪，民衆惡之而同情於黨軍，此吳子玉之所以失敗，而黨軍之所以立功也。曾幾何時？車猶未遠，而蔣中正又甘作武力統一之幻夢，甘履吳子玉之覆轍，致閻馮方倒，匪患即已養成，以得勝之兵，鋒不可當，然勸匪年餘，帷幄計窮，將校力竭，犧牲不貲，寸功未立，則不足以安內，不足以統一，其原因，果何在？雖察湘皖鄂以及大江南北之三尺童子，類能言之成理，非吾人故意沮喪軍心，而甘忍心爲匪徒張目也！此其二。武力之不足恃，古今例證甚多，狹隘之與寬大，其效不同，吾人屢屢爲當局陳之，無如人微言輕，不值查諸於此一笑，但我輩不贊成以武力治匪之主張，則絕對保留，當局若不另謀良策，其前途險惡，更必有甚於吾人今日所論者矣！

抑尤有進者，國民黨一黨治下之其他政黨，向無公開活動，參加競選之均等機會，方人事變之初，舉國輿論，一致籲請開放黨禁，非謂放棄黨禁，不能羅致長才，逸論集中力量，非開黨禁，不能精誠團結，又何從共赴國難？當時言者諄諄，當局大不以爲然，甚至發言之報紙刊物，均遭查扣，對內之剛復自用，較之法斯西締黨，或且過之，而對外之優柔寡斷，則更甚於任何法蘭西民族之上，遂使利害倒置，國難日深，此又何等令人寒心而長太息之事？殆至淞滬遭劫，洛陽國難會議席上，彼等共赴國難，已無人敢信，况彼政府發言人，尚痛斥民治論者。中央既始終未肯放棄黨治，中央既始終未承認在野黨之公開存在，如此形格勢禁，則其他各黨派之所以未能與國民黨共赴國難，其誰實爲之，其誰又令致之？汪院長，總攬百揆，

承認各治上之地位，未開爲一言之糾正，今日竟引共黨不共赴國難爲勸共之理由，使吾輩聞之，當面不禁作葫蘆笑，不知汪先生何竟與吳稚暉舉此劉姥姥初進大觀園語？吾人絕不犯爲共黨辯護，然汪氏發言亦宜稍假構思，不應太過驕辱不對馬。其說失，與其說是共黨無同赴國難之意所致，勿寧說是國民政府無對抗決心所致！與其說是共匪牽制抗日工作，勿寧說中央行政院事先對政治缺少顧慮！不知汪院長以吾輩之言，然乎？否乎？

又據益世報載汪院長要澈底肅清共匪謂爲：「非政治上之辦法不可，盼輿論界將此種真確事實公告國人……」汪氏此言，吾人聞之已熟，政府發言人，亦每每宣示此旨，聞之者，亦每每視爲天荒地老而不變之真理！但不知汪氏等所謂政治上之辦法。果何所指？吾人久已以爲，開放黨禁，實行真正議會政治，則人才不難集中，法治精神亦可以表現，但欲政治走上軌道，除此又無第二階梯，是開放黨禁，即不啻清匪之根本政策，尙何勞動爲？更何必勞一度剿殺之後，始從事施行此政策爲？政策既好，當以先用爲快，若不好，則後世千載而下，亦斷不適用，若黨禁不開，則政治十八面研壁，共匪之亂，肅清將更不可能。故吾人以爲開放黨禁，厲行法治，停止軍事，即目下政治上之唯一辦法！至于汪院長所謂政治上的辦法，或係另有明徑？若然，汪氏何所吝而不鞠躬盡瘁造福斯民哉！

評經亨頤氏之學生參政論

李華生

中國教育之腐敗，亟須改弦更張，固爲全國一致之輿論，然非高瞻遠矚，通盤籌劃，必致愈改愈亂，反自戕國脈而已。近日黨國要人之改革教育方案發表於報章者，如陳果夫之十年間停辦法文藝術諸科而代以農工醫科之案，腐淺無當，已爲國內輿論所抨擊，乃據六月十四日大公報南京通信載中委經亨頤談話，略謂：「……目前吾國最大危機，莫如教育之腐敗，試觀南北各地之大學生，對於科學諸多漠然，而於政治問題，則反特別重視，一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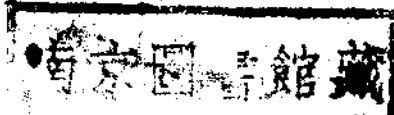
參與政治則不足以表示關心國事者，此種思想，實錯誤達於極點。又可謂與陳果夫異曲同工矣。

夫中國教育漠視自然科學之弊，固已爲世所公認，本非經氏創見，然學生之重視政治，與其認爲有害，毋寧認爲有利。蓋政治爲支配人類一切生活現象之總和，吾人一日生活，即一日受政治之支配，離開生活，無所謂政治，故學生重視政治，即重視其生活，雖離開生活，尙何學業之可言乎？使今日吾國政治清明，學生暫置政治於腦後，尙可安心求學，然而今日國家危亡，已迫在眉睫，個人生命，亦將同歸於盡，苟非本不仁之輩，孰能無動於中

而漠視政治耶？今日執政當局，紀綱蕩然，又不能安內攘外，則學生由重視政治進而參與政治，以冀廢除惡政，正吾人求之而不可得之理想，焉可從而非難之耶？

姑退一步而言，使學生因參與政治而忘學業，因學識不足而擾民亂政，然而其實仍在於今日以訓政爲則之黨國當局及麻木不仁之社會，於學生何尤。況今日之黨化教育，使乳臭未脫之七八歲小兒，口念三民主義而不解其意，中學以上之黨義科目，則以民生主義又名共產主義爲訓，使學生趨赤化之途而忘却人類互助之大義，教條升木，更於學生何尤。總而言之，經氏真意以爲中國學生之重視政治及參與政治

二一六，二十三日記



，必有使學生由懷疑黨國政治而激成革命之一日，故其教育見解，不外欲假注重科學之美名，轉移學生注視政治之心理，以冀延長國民黨一黨專政之局而已。不然，國民黨北伐時，全賴學生之援助及參加，蘇氏何不於彼時發此學生參與政治有害之論調耶？

日本與蘇俄

大竹博吉著
鈕先銘譯

日本對於蘇俄的整個認識如何？日本一般眼光中的蘇俄和日本的具體關係如何？日本對於蘇俄兩次五年計劃的前後評價如何？日俄關係之日方觀察如何？日俄關係與列強關係之日方觀察如何？日美俄三角關係之真像，究竟又如何？世界二次大戰之動因安在？世界二次大戰結局，將形成若何狀態？這一些問題，讀者們，你們須要得到一個明確的論斷嗎？假設是須要的話，我們把這篇「日本與蘇俄」介紹給大家，讀者也可以使各位得到相當的滿足！

記者

一、清除疑心疑鬼之急務

日本與蘇維埃聯邦的關係至最近雖已有從一時緊張的空氣中漸見解放之勢，但謂為光風霽月，似乎尚難。不過「與蘇維埃之一戰似不易免」之偏的意見，雖不能謂為已經完全清算，但對於「不能不努力避免兩國之衝突」之穩和意見，已在將席位次第讓與中。即如滿洲觀察終了歸來之田中大使在新聞紙上所傳播之意見，殆亦為對於後者的立場的強化與以一種相當重大的影響。

無論在滿洲事變後表現於「始終其事」之一語，而在建設事業方面擁護多難的前途之日本，與在已染指於五年計劃而距國內建設之完成尚殘留着無數的難事業的蘇維埃，處現在的場合而有兩國關係的惡化或衝突等類事情，只即此而思之，已見其為何等無意義即「有害無益」之事件，任何人俱能首肯。猶不止此，假若在極東有日本與蘇維埃聯邦引起衝突，其不成為全世界混亂之動機，決對不敢保證。一舉而成為此種重大的動機之負責人，此在日本政府當局，與蘇維埃政府當局，實屬不能忍耐之事，事實上，離開此種重大的觀察，而所謂不能不衝突的理由，自今日之兩國關係之任何方面看來，亦不存在。

二、日俄妥協之可能性

不過現今兩國關係仍未見雖然安定者。其故安在？此則不外自以滿洲事變為中心而捲起之各個情勢中發生之雙方的疑心疑鬼之結果而已，屏除此等雙方的疑心疑鬼之種子一事，為使當面之日蘇關係安定起見實首為最大而唯一的急務，此外並無何等具體的重大問題。

去年九月，當滿洲事變勃發時，筆者正旅行於蘇維埃聯邦，觀彼邦之政府以及一般社會對此事變之態度平靜異乎尋常因之而抱意外之感者，不止筆者一人，當時在蘇維埃諸外國人之間，直至傳滿洲事變於日蘇密約說之程度，足為其證。不過在當時之日本，以為蘇維埃方面對日本在滿洲之行動，必與以橫擊，此則朝野萬人所豫料者，乃以後事變之發展，蘇維埃方面所持之態度頗為慎重，蘇維埃之此種態度，無寧使多數之日本人至於不可思議之地步，但在蘇維埃方面，則為十分有理由之事情。

此後赤軍集中極東之一事，頗刺激日本朝野之神經，在極東兵備薄弱時代，無論何處外面均假裝和平主義與嚴守中立，而利其換東兵備之完成，以後遂急轉於積極的態度，以為蘇維埃計算必不出此，而懷

此疑念者，逐漸增多，日本對於蘇維埃方面的疑心疑鬼從此亦強度的產生。

不過在蘇維埃方面說來，對極東派兵有多少理由，第一即爲白俄人的作亂，俄方發生日本公然或隱然援助之使之向蘇維埃的極東侵人的懷疑，日本方面曾聲明斷不爲此類事情，而蘇維埃方面未能安心者，實因杜洛雅諾夫斯基大使所提不侵略條約問題，日本未曾採取之故。假若日本對蘇維埃極東具無他意，則蘇維埃方面之誤解兩應一掃置之，反之，既規避在極東行動之範圍的約定，則必有何種野心，同時因爲蘇維埃抱此第二的懷疑。

日本曾聲明尊重蘇維埃在中東鐵路的利益，就此蘇維埃方面復有第三的懷疑，現在在中東鐵路的沿線爲滿洲國方面所歷的白俄，俱成爲警官或其他，從事活動，而脅迫鐵路職員中之蘇維埃人民之生活。即如凱旋列車爆炸事件，亦爲惡化蘇維埃聯邦與日本的關係而導之於衝突的白俄之計劃的煽動行爲。關於此種問題，蘇維埃方面與中東鐵路之一般問題，實持着一併與日本作毫無隔礙的折衝之準備，但日本方面僅作自身之行動，而無提示足以容納蘇維埃方面之明白的行動之程序之處，此蘇俄所以不能安心也——是言爲蘇維埃方面

之說法。

在此種精神之下雙方的疑心疑鬼直至今日猶執着相當濃厚的形狀的一方，及至最近，似乎也漸漸互相判明兩國的事實人時常努力於避免衝突的事實，此即兩國之間無使衝突爲不可避免之當面的理由之證據，際此，關於滿洲問題，日本與蘇維埃聯邦其無開拓胸襟而談合之機緣乎？

三 蘇維埃政治與冒險主義

復有一種疑惑，自蘇維埃方面思之，其爲無稽之事，而在一部份日本人間認爲極其實之問題者，日本人以爲一旦日本與美國在太平洋上砲火相見之時，則蘇維埃聯邦必自背後乘虛促進日本之破滅，以謀其國內之混亂而燃赤化日本之火繩。所謂疑惑者，直率言之，蓋不外此。

此實以蘇維埃之冒險主義爲前提之看法。在對於根本否定冒險主義之蘇維埃政治立場稍爲理解者，無寧以此爲杞憂，不過以日美戰爭爲機會，首導日本於敗北而利用其民心之混亂，實爲赤化日本之絕好機會，平時虎視眈眈以世界革命爲最後目的之蘇維埃聯邦決無錯過此好機會之理，此說爲一部份論者之根據。因此，甚至有謂在日美開戰以前，首先加蘇維埃聯邦以一擊實爲必要者，此種說法，用以刺激以蘇

維埃聯邦爲赤化源泉而極端恐怖之人等之神經，雖能十分奏效，無奈其見事之法過於單純，以故能十分考核四圍情勢而判斷事物之人，殆屬不易獲得。

日美戰爭，此自蘇維埃政治家之觀點看來，其爲帝國主義者自夥之衝突，自不待言。投身於此漩渦之中以援助帝國主義者之強大之一方之勝利，造成此種結果之行動，蘇維埃聯邦實無積極採取之理由，此種行動，自蘇維埃建國精神言之，亦不如是。況即使蘇維埃聯邦乘日美戰爭之機會以侵襲日本之背後，謂即藉此而能突然造成「日本蘇維埃」，實無從担保，置此場合，日本之既成勢力對於背後之敵，較諸前面之敵感覺百倍之威脅與憎惡，其爲必然，日本人之國民的感情，如何發動，亦不可料。日本政府不俟徹底的敗北，首先與前面之敵講和，資本之祖國的亞美利加與反蘇維埃之西歐諸國亦因懼日本蘇維埃化之故，或不難一齊轉向於與蘇維埃一爭短長之局面，殊未可定，此處實有非常危險之冒險性含乎其間。今日之蘇維埃政治家以過去十五年間所有細心隱忍之中方得維持至此之蘇維埃國家，一朝染指於賭博式的冒險，蘇俄雖盲目，或不至如此。假若蘇維埃政治家具有此種冒險主義的要素

，以蘇維埃政權爲乾坤一擲之機會，則俄至今日，殆應有無數百回。蘇維埃政治家向爲世界最大之實際家，此其決無獨對日本則成爲冒險家之理。

四 日美之太平洋均勢與蘇維埃聯邦

日美在太平洋上之勢力保持均衡一事，在現時世界大局情勢之下，實爲蘇維埃聯邦所最望，至某種程度甚至以爲必要，蘇維埃政治家一般的見解，實從實現的打算而來，太平洋上二個勢力之中其一凋落，而他一個保有支配的優越性之地位，其本身似已對於蘇維埃聯邦有威脅之意味，此種思考甚爲正當！因日美之中任何方成爲太平洋上唯一的主人，蘇維埃聯邦便赤裸的被暴露於暴風雨之前，實爲必然之事！

我等察此，試一想起與此問題相關聯之過去之插話而觀之，在日本於西伯利亞仍在繼續對俄之駐兵加以干涉，並占領北庫頁島以爲解決尼港事件保障之手段！在此時代，蘇維埃政府以北庫頁之煤油權利讓與辛克萊煤油公司之事，任何人當能記憶，蘇維埃政府之此種行動，不外牽制日本對北庫頁永久占領之手段的對策，蓋關東大震災前後於第一期之經濟恐慌突然而起，日本之經濟力對極東及北庫頁島駐兵之繼

續已屬困難。况日本海軍在積年積蓄之重油因地震火災歸於烏有之時，蘇維埃政府當局之慧眼以爲以不履約之便宜上自美國公司手中得來之煤油權利，讓與日本，必可贏得日本軍之撤退與承認蘇維埃政權，其所以出此，實因見到此種可能性。

其時筆者在莫斯科，屢與蘇維埃外交當局就此問題作親密討論之事，至今猶記。一時日本之外交當局將以北庫頁煤油煤炭利權之獲得當解決尼港事件之實質上之名目，一方面如此思考，其實對蘇維埃政府對此之承認與否，更致深疑。加拉罕氏將關於對辛克萊煤油利權放棄的法律的準備的文書親示筆者以後，無幾何時遂往北京，其後締結北京條約，北庫頁之石油遂成爲日本海軍燃料之泉源的保障。

並且從他一方，美國目斯蒂朋生委員會之監理時代承繼之對中東鐵路之傳統的野心，由於日本之存在而被阻止，實屬蘇維埃政治家善爲記憶之一點！太平洋上日美勢力之均衡，在蘇維埃聯邦爲一重要之樞紐，此種情形至今未嘗有變。正當南京政府代表以美國資本爲背景出動於莫斯科以辦理中東鐵路收交交涉之中，日本已將南京政府之勢力，自南北滿洲一帶而空，此事在蘇維埃外交家殆未必以爲難於首肯之

事。如謂隨着日美開戰之機，蘇維埃必使襲日本背後，以此杞夢爲前提，而首先須與蘇維埃以打擊的妙論，似此遂委之以日本之命運，筆者斷難贊成。

五 蘇維埃政治家之手腕

猶以爲蘇維埃的政治家們經驗不足，此等空想家，在日本頗不乏人。至少在今日，此種感想未免錯誤。蘇維埃政治家之爲世界最優秀之實際家，正如前述，自世界大戰末期以及今日，世界一般之任何國家，對於內外多事之政局雖俱周旋應付之經驗，但遭逢無間斷之多數難局，而卒能自解其圍如蘇維埃聯邦者，實無一國，所謂百年歷史於十年中馳道者，實即謂此。與此相較，今後之事雖不可知，即如最近十年之日本，頗有坦坦平平過中悠然食艸之感。並且國內政局如走馬燈之變換，脚步則似乎甚忙，不同之人物以次爲政，壽命短暫之政治家在爲日可數之中即告退場，即長者亦不能保至幾年之久，多數之歐羅巴諸國亦復相同。在此期間，蘇維埃聯邦則始終以同一人物處理政治，即所謂現在世界一流之政治家自直接擔當政務勤勞國事之時間言之，蘇維埃埃之首腦政治家殆無有不敵。

因政治爲實踐，故雖有天才與鈍才之別

，然如經驗豐富之實際家即成爲有優秀之手腕者，實爲當然之事。即在日本維新之後亦產出多量的優秀政治家，此不過產生於維新歷史之時代而受惠於高貴之經驗者，與生活於踏足於歷史上終久徘徊於同一地點之時代者之不同而已。

自年餘言之，今日之導師的蘇維埃政治家亦非革命當時之健壯。四十前已爲少壯，今則大概俱爲五上下之人，即如在對日本及中國之外交關係上任何時均立於第一線，而與日本之新聞記者親交甚深之加拉罕氏，現在實爲持有與各國外交家十年間毫無間斷的格鬥則有經驗之老人。又如昨日大使杜洛雅諾夫斯基氏，對蘇維埃政策之實施曾向列寧與斯泰寧作一事之獻策，乃爲米留柯夫歷史地位上之舊政治家，其他新進之外交官亦非可以輕視者。以蘇維埃政治家爲少不更事者，其遺教訓，實爲常事。前年日得漁業公司與杜洛雅諾夫斯基大使相折衝，而商人以上之漁業家遂被擄穿內幕，實爲有名之傳說，欲蘇維埃聯邦之政治作一公正之評價，則首先有回觀其截至今日之態度之必要。

六 「赤十字軍」運動說

蘇維埃聯邦之第一次五年計劃，期以一九三二年爲終局，而自明年起入於第二

次五年計劃，此種五年計劃，最初被世界各方面視爲空想，未嘗十分以爲問題。而在今日則已成爲世界衆矢之的，直使各國間起一種議論：謂蘇維埃計劃之經濟之做法，將移植於資本主義之田原！

以五年計劃爲空想之時代，已經過去，現今之對此現出完全反動的眼光，即對於五年計劃之成功與其結果之恐怖，亦即從對於現實的過小評價向過大評價的飛躍。五年計劃一旦成功，則蘇維埃聯邦將成爲包藏地球之六分之一之廣大領域與無限的天然資源之世界最強大國家！即第一期之五年計劃，已使鐵之生產額自五百萬噸高至一千萬噸！

第二次五年計劃，亦更顯之增產，此實爲充實軍備之起見，軍備一旦充實，則將捨棄以前之和平主義而發起世界之赤十字軍運動，實爲五年計劃之真實目的所在。此種赤十字軍說，現在盛行於與蘇維埃聯邦國境毗連諸國之政治家與軍人之間，此諸國之中，日本自不得除諸例外，以此五年計劃與政治的，軍事的威脅相連之說，以外復有一說，則以五年計劃連接於經濟的威脅！如此思之。所謂蘇維埃聯邦不從於軍事上興起赤十字軍，亦必於經濟上用投資商業 *Commercial* 擾亂世界之現有狀

態！根據五年計劃，使國家爲高度之工業化，使農業成爲集團而機械化，以此高生產力於無窮，則五年計劃一旦完成，其生產品不願而走的投資於世界市場，必將擾亂世界之經濟的平均於不可收拾，於是世界而赤化之，此實爲五年計劃之真實目的之表現！此說則盛行於實業家於企業家之間矣！

以上二說，大都爲從以前對於蘇維埃政治之過小評價現今向過大評價方面急轉之人們所倡導，所信仰。不過問題並不如是之簡單，自右之觀點，得到若「不說今日收拾蘇維埃聯邦，則必成爲不堪設想之情形」之結論，今日反蘇戰爭不可避論者雖居敗勢猶不肯承服，蘇維埃聯邦之政治經濟情勢，對日本重大之利害關係，有則有之，我輩對於事態，仍須更爲分析而斷定之始可！

七 蘇維埃之軍隊

蘇維埃之赤軍，以今日之專門家觀之，亦可謂爲不可輕敵之優秀軍隊，其盡力於充實軍備殆爲不易爭辯之事實，自世界大戰結束了經過革命與內亂之時代，已舉世底層的軍隊，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而再建至今日之形狀者，似乎實爲非常努力之結果，一般國民大抵一面忍受生活物質

之缺乏，聊以卒歲，而軍隊則領受特佳之給養，服裝等類亦復煥然楚楚，無論軍官與士兵俱呈甚佳之血色，軍人受國家非常之優遇之事實，為世界人士所深知，雖如此，而軍人交雜於羣衆之中其所持之謙遜及肅靜的態度，尤易顯著的使人感覺出來，使人想見其紀律之嚴格！

言及帝國時代之俄國將校，只有飲酒，賭博，與漁色，而通人的暴慢，尤為家常便飯，即一讀帝國末期之俄國小說，已足以顯見矣，以前後比較而觀之，則今日之蘇維埃軍人，其態度之不同，直似乎其人種之完全變異！筆者旅行於蘇維埃聯邦之時，常在火車與汽船中與軍人同坐。每見血色甚佳服裝煥然之彼輩，所謂「實質」一語，常映現於腦海中，彼等以為國家社會所給予之優遇，不特不宜以此而沾沾自喜，且因之振作精神，特別保持其國民模範之態度，豈非得於訓練之力哉？

以故國民對於軍隊之感情為尊敬與親密而無反感，此點實為蘇維埃赤軍之長處，以國民共同負擔養成之國防基礎軍備所寄託之軍人，能受國民信賴之時，其軍隊之強必無疑意，帝制之俄國之末期即適與此相反。

蘇維埃之對於一般國民之軍事教育亦非

常盛典，鎗之操法訓練及於婦人，以期一朝有事之時，全體國民均能執鎗為衛，不過此種精神係防禦的而非攻擊的，在資本主義國包圍之中，一孤立國家而作社會主義之建設，則何時有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之勢力自外部攻來？實未可料。故教以屆時則至最後一滴血為止而防禦之，保持彼靈頓士之蘇維埃國民，以防禦為攻擊之口實而欺騙之，實為至難之事，此次滿洲事變突起之後，與以前滿洲里中俄衝突之時，蘇維埃政府俱曾鄭重聲明不使赤軍向國境外進擊，觀其實行之處，此自衛原則的立場，頗能明瞭！

但假使蘇維埃聯邦完成十足之軍備而與起赤十字軍則何如？是必首先與世界之相當大部分為敵，此復為極大之冒險，以冒險主義望之於今日，已經如此實際家化之蘇維埃政治家，其不可能已如前述！

鋼鐵之增產即為攻擊之準備，亦屬錯誤，任何工業無不以鐵為其基，軍器之製造雖亦為工業之一部，但其全部，無論電化設備，輕工業用之機械設備，交通，建築，以及其他之設備，凡現在之蘇維埃聯邦五年計劃所為之建設俱以大量之鐵為必要，尤以與農業之集團化相因之大規模的農業機械以及牽引物之生產上所需要之鐵

之分量，為現今莫大之物品，一度涉足於蘇維埃聯邦之農業與工業之中心地者，必能承認彼處如何使用大量之鐵於軍備以外，所有之種種建設！

八 投資商路 Dumping

對於投資商路的恐怖，亦甚為非科學的，在蘇維埃聯邦一般俱感物之不足，而以消在品之缺乏為尤甚，自此不足之中以種種物品向外國輸出，有時有以大量而較廉之物賣出之事，凡此均屬事實，若問其何故值此，此可以極簡單的說明之，在五年計劃中，為將來之工業發展計，前此國內不能製造之最新式技術的設備與其他必要的物件，均須發行買入，在其結算上，外國貨幣實有必要，但任何人無為貸與者，不得已將國內之既成物品於不足中絞扎出之，賣於外國以為結算，蘇維埃之貿易，向外國賣物時雖儘量要求長期之信用，但無延長結算至約定期以上之例，因其以不足之物向外國輸出，故更形不足，國民雖十分忍耐，但現在為非平常情勢，耽於安逸時代之心而所包圍從事努力，細微的日常生活之不平，任何人均持此感，但均有對一時之異常狀態能忍耐之心，以為購入之機械一朝發動，則快樂之日正在目前！而忍辱努力實為換得快樂生活之

資本，以故蘇維埃聯邦之消費的領域，實廣大而飽滿，因國民爲建設起見忍窮窮乏之生活而努力，故只少有可能性即要求消費之充實，蘇維埃政府亦無投資至貿易的差額 Balance 以上之必要，但其時國民殆亦不得默然忍耐，內而培養國民之不平，外面出手以謀擾亂者，此復爲一大冒險政策，今現之蘇維埃政治家對此足以導自身於破滅之危亡仍復超乘而過之冒險性！實無見到之必要！

九 蘇俄與列強關係之觀察

現在蘇維埃聯邦自身之周圍實爲資本主義諸國所圍繞，在此種立場上，一面於本國領域中仍儘量於短期間內建設社會主義之社會，並期以社會主義的攻勢取回在新經濟政策上退却之陣地，五年計劃實爲其政治的努力之目標，之規尺！

蘇維埃政治家以第一次之五年計劃，首將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工事，從事於竣工，於是第二次之五年計劃則自明年以迄一九三七年，期其成事，前此雖極度的減縮國民之消費生活以傾注全力於生產設備之建設，但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上，續行第一次所殘留之建設事業，同時，復樹立推進於提高消費經濟及文化生活之水準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之目標！

處此時代，其對於與周圍之資本主義諸國之關係，觀察如何，固然蘇維埃政治家亦深知周圍諸國之中，對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的社會建設之成功，不喜者衆，但及此時期世界中不起革命，則此世界唯一之社會主義國家實有被各國所圍攻，所擊潰之慮，現在實無所用。且無甯在其反對方向自最近之世界情勢判斷之，全世界協力一舉以擊破蘇維埃聯邦之強力的集團，其非能簡單的結成之物，可以看見，無論何時列強之間各有其重大之利害衝突，全世界或爲單一而將反蘇維埃戰線實行團結到底之事，其困難殆至於不可能之程度！觀諸國際聯盟之榜樣，已可深知，日本退脫國際聯盟之事，且不問其動機，在蘇維埃政治家視之其爲痛快之事必無疑義，自蘇維埃方面觀之，日本之退脫聯盟直可謂爲常設的反蘇維埃參謀本部之基礎，已現發痕，且亦可爲其自身之眼光，已中肯綮之左券矣！

記法總統被刺巴黎通訊

「法國最近的大事，便是衆議院選舉左派大獲勝利。杜美總統被刺，樂實氏繼任，賂述杜美被刺經過如下」

(一) 悲劇

五月六日下午三時，保羅杜美氏，離總統府到倍利耶街內鹿德却大廈，參加從前戰士文學作家會社所組織之書信節，同行侍從者有各部總長多人，抵步時，該會會長華希而民出而迎之，並當面介紹作家數名，隨即開始觀覽販賣室，既而，杜美氏行到華希而之陳列所，忽聞槍聲數響，杜氏即應聲倒地，大叫一聲「這是可能嗎？」一時羣衆爭來救援，警察總監基沙和華希而數人，合力把刺客拿住，扭交警官，解押於塞路區之警務局，杜美氏則由汽車載到就近的保德醫院，入院後，即施行注血救治，未幾，杜夫人，及內閣總理

徵文

本週刊擬於四十五六等期刊行「華北各大學學生生活專號」除多數大學已寄到詳細撰述外，尚須徵求下列各大學學生生活之述評，交大，協和，朝陽，民國，鐵路，河南，河北，兩大，齊魯，青島，北洋，唐山，通訊寄稿限七月五日截止，來稿務須寫明姓名，自加標點。登載後，即每千字酬現金自二元至五元，如須退還者，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白河週刊編輯部啓

本列第四十二期第四五八頁第三行內之南德馨遺市之鑿道，字爲明炎二字之誤，特此更正。希式勳與德法斯西運動，有憂華兩稿，暫停一期。白河編輯部啓

爾雷氏暨其他重要人員，均先後聞耗馳至慰問。

(2) 傷痕

外科醫生高色教授把杜氏傷痕診察之後，便宣稱：「杜總統肺部中一彈，透過兩瓣，但和大腦無關係，別一子彈穿過右臉，把動脈分斷」，又據保羅醫生的意見，則以為「杜氏中兩彈，一個穿過兩耳，但似並未傷其主要器官，因為杜氏尚有感覺，能夠說話，第二個子彈打中胃部」，云云，隨後內政部發出通告，說「因頭蓋底受傷影響腦部變化劇烈，衰弱增長，病况逐漸嚴重」，約三時許，杜氏知覺全失，四時三十七分便與世長辭了。

(3) 善後

杜美氏逝世後，全國震悼，現任內閣總理即於七日上午十一時半，在外交部召集政府重要人員，會議善後辦法，即席議決，定五月十二日國葬杜美氏，遺骸埋置國葬院中，根據憲法，於五月十日下午二時在克爾賽，召集由參眾兩院組合而成的國民會議即選出參議院院長樂實氏繼任大總統，中樞執政算負責又有入矣。

(4) 刺客

刺客姓哥羅夫，名保羅，一八九五年生於俄國高加索之拉朋士加拉城，早歲即

學醫於莫斯科，曾參加歐洲大戰，一九一八年，共黨革命，伊父死於鮑爾希維克黨之手，哥氏乃投奔白俄軍之下，轉轉異域，據法國內政部通告：「哥氏於一九二二年在塞仕多夫城學醫，旋負友捷克京城大學，繼續研究，一九二六年五月得博士位，明年，哥氏返蘇俄，在庫榜省邁哥縣，供職於衛生隊之中，蓋爾時哥氏實係共產黨份子之一，既而，渠復來捷克，卜居於京城附廓，並對官廳呈遞其共產證書，未幾，哥氏要求前去法國，然旋即中止離意，仍留捷克，力謀組織其所謂新鮑爾希維主義的全俄農民政黨，一九三十年七月，哥氏離捷克到法國，次年十一月五日，當局拒絕他居留法境，認他是違例執行醫士營業，於是哥氏離巴黎，偕其妻走寓摩拿哥，本月五日乃隻身返巴黎，翌日，即行刺杜美總統，現下，從他身上搜出親筆字據，自認爲恐怖組合的首領，他說，這個組合要對德國法國報仇，因爲法國曾引誘俄國加入歐戰旋渦，於此，他並認定是他的謝禮，曾把林白的兒子擄去，又哥氏在巴黎曾刊發一小冊子，封面上印有蘇俄爾希維主義的標識，底面兩把鐮刀，上面一株白樹和死人頭，封面採用這種標識的，都受第三國際的默示，作爲煽亂的原動

力，在這部小冊子內，哥氏曾寫着綠色的獨裁者和救世者，凡此足以顯明此人精神之錯亂，然而從目下所採得的報告，總不免發生「哥氏是否假裝愚呆」？這個問題。

一篇記錄(八)

漱六女士

旬日之後，阿菊忽然失踪。先生的神經病亦越發的加重了，先生一面跑一面口中唱道：

她，

她在那兒？

冷凄凄的潭水；

莊嚴的古剎；

黑森森的樹林；

我到這裏尋她。

她！

她倒處在那兒！

她，

她在那兒？

荒涼的園林；

暴急的大雨；

黑成一片的浮雲；

我到這裏尋她。

她！
她到底在那兒！
她，
她在那兒？
嗚！嗚！
塵沙蔽日；
路軌無邊；
我對這兒尋她。
她，
她到底在那兒！
她，
她在哪兒？
迷霧重重；
涼月掛天空；
石碑亂塚；
我到這裏尋她。
她！
她到底在那兒！
她，
她在那兒？
天這樣的高；
海這樣的闊；
綠水這樣的深，

我到這裏尋她。
她！
她到底在，在，在那兒？
呀！
那不是麼？——
那恍恍惚惚的不是麼？
清嫩的水草捧托；
幾顆明星伴着；
光閃閃的她現出來了！
那不是麼？——
那恍恍惚惚的不是麼？
碧水湧成白沫；
月影搖搖伴着；
黃金金的她浮上來了！
當我在悲哀的時候
風聲靜了；
海潮也靜了；
水鳥都飛散了；
一切都已靜了；
他臥在消沉的海上，
我站在淒冷無情的人間！
經過這一夜，
淒涼的寒風透入我的心裏來！
推迫我與這美麗的林園別了！
(完)

讀者園地

讀者諸君：們你心裏
如有什麼抱屈不平的
事和難感，儘可在此
地盡情地發揮出來，
不論整篇的或零碎的
都一律歡迎！

文責自負不致酬金

延初先生（前略）近閱白河後，略有感想，謹書以寄上，諒不嫌煩也。茲將述如後。

白河是時代的產物，在中國，在今日之中國。內憂外患，愈逼愈近，盜賊益亂，洪水赤禍，遍地哀鴻，國家如此，社會如此，當軸如此！力挽狂瀾，與時代奮鬥之責，固在全國人民，然不盡其責者多矣！白河應時而生，批評：指導：正告：號呼：不遺餘力，以發雙振聵，竭其所能。不虛偽，不同流合汙，不粉飾太平，敢認錯，敢說話，誠為對時世痛下針砭之一大好良藥；故謂白河不失為時代產物也。

白河確是向上的，白河之產生，方近一年，出版四十餘期，毫無間斷，蒸蒸日上，確為津門少見之刊物。一觀近來銷售之廣，與投稿者之多，可見公正之言論，光明之態度，終能博世人之同情也。乃者瀋陽變，國難當前，

貴更竭全力，以論此事，不作無謂之呻吟，不作理想之迷夢，不作倚賴之哀呼。誠中國輿論之真正代表，故曰：「白河確是向上的。」（其他刊物，有之則刊甚佳，而其後則漸漸墮落，或迨拾郭說，誠為可惜可痛！）

吾人的希望白河在此困難的經濟環境下，而能揮其奮鬥，以致聲譽日起，誠屬難能，恐亦相我不敢再作過分的奢望，只希望貴刊繼續經營，使其開花結實，大放異彩。謹以三事相勉：
 1 投稿者目的不在稿金與出風頭，
 2 編輯者目的不在賺錢與阿世，
 3 閱讀者目的不在看熱鬧與消遣。
 敬祝

白河萬歲！
 笑痴翁自南大

笑痴先生：謬承過獎，愧作殊深。竊目敝刊出世，一年于茲，在此期間，誠無日不在「困難的經濟環境」下一勉作「掙扎奮鬥」上。因為現在極難尋出「對時世痛下鍼貶」的輿論，敝刊同人願作時代的鏡子，一盡反躬檢討之作用，以貢獻於社會國家，盡國民天職。本此主旨，故願向如來訊所謂「不虛偽，不阿世，不粉飾太平，不認錯，敢說話，不賺錢，不阿世」之希望。

因此，自發行以來，幸蒙讀者諸君之熱烈愛護與激勵，迄今銷數已達七千餘份，今後益當努力奮勉，期不負先生及讀者諸君之厚望。尚祈俯賜教為感。

延初敬覆六月二十日。

偉大的社會政策新譯著

社會政策新原理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經濟博士 林發未夫著
 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士 王培元譯

本書要目
 第一章 社會政策之概論
 第二章 社會政策之發展
 第三章 社會政策之實施
 第四章 社會政策之效果
 第五章 榨取及其社會的弊害
 第六章 社會政策的理想
 第七章 社會政策與國家的關係
 第八章 社會政策與國際的聯繫

本書凡三十萬言，精裝一厚冊，預定五月出版，為優待各省讀者起見，特再展期一月，預約每冊僅收一元掛號郵費外加大洋一角，預約處：白河社出版部天津英租界義慶里二十九號

犯罪

國府嚴行禁烟！
 抽鴉片、打嗎啡、吸海洛因就是犯罪
 惟有服用馮氏斷癮救苦金丹
 可以免蹈法網

馮氏斷癮救苦金丹

救苦金丹 風行寰球
 本堂自同治七年「戊辰」設立迄今已歷六十四年專售「斷癮救苦金丹」靈應異常成績卓著有口皆碑經衛生部中央衛生試驗所化驗全國禁烟委員會張主席所化驗全驗禁烟委員會張主席

▲每付一元函購寄費加一成或用郵票二百五十分代價▲應輕者付十分▲重者付二十分▲不吐不瀉不誤公事毫無痛苦和平不於不知不覺中將癮斷淨其功效之偉大藥力之和平品質之純潔決非市上一般投機不經官廳化驗批准私自出售或內含毒質藥性激烈毒功者所可比擬也

峻芝堂馮啟
 總號天津西馬路講演所對面
 分號天津法界天祥市場二層